

错乱的人生犹如一场游戏一场梦
在残酷的游戏里造梦
在梦醒后不再游戏

圆梦在路上

木一 著

把哭泣调成静音，
让真情穿梭在人生坎途上。
在渴望自由的日子里，
她们与贪欲相抗，
与思念纠缠。
改造的岁月里，
泪水、汗水铸就了坚强，
为明天画出了一道正确的起跑线。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► 木一，女，1963年11月21日出生。

中国社科院新闻系新闻专业研究生，高级编辑，从事编辑工作三十余年。

责任编辑：刘 嘉

装帧设计： 北京中尚图
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被金钱遮住双眼的女人，自知暗无天日，自制力丧失殆尽，走向深渊。
当她们被绳之以法的时候，却不敢面对现实，想要把眼睛闭上，把耳朵捂住……
就在想逃避的瞬间，她们被正义和良知唤醒，绝望的命运渐露曙光。
『希望』像是悬挂在心头的金苹果，在她们的心间惬意晃动，最终圆了她们与亲人早日团聚的美梦，亦品尝到了艰辛后的甘甜。

▶ ▶ ▶

ISBN 978-7-5108-4524-6



定价：45.00 元



木一 / 著

圆梦在路上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路上圆梦 / 木一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5108-4524-6

I. ①在… II. ①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53883号

在路上圆梦

作 者 木 一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
印 张 16

字 数 245千字

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4524-6

定 价 45.00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当世界沉睡时，你是否也睡着？当我一贫如洗，跌入人生低谷，穿越人生隧道的时候，眼前出现了一个安全、稳定、文明向上的监狱。在这个特殊之地，出现了智慧的警官，负责任的警官，理性，让数字构成了他们的世界；理想，让她们的人生艺术在工作中挥洒自如。

在这里，不幸的家庭是相似的。她们都不想带着无钱的伤口存在。她们做着不同的富贵梦，疲于奔命的生活让她们一步一步地朝犯罪的方向奔，最终身着囚服，佩戴统一标识。她们姿态各异，自知春光已退去……

—

“我是多么的不幸！尽管呈现在我面前的是文明监狱，可我忧虑重重。如果我思虑过度病了，我会因无亲人的照料而死去的，我死后，我的孩子就会从此失去母亲！哎，还是要挺住，就这样活着的好。想着，我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，长时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父母的教诲浮上脑际，尤其是当初他们的一些语言。他们说，如果我不好好珍惜那份工作，迈出愚蠢的脚步，一步一步，老天也不会保佑我的，我会在悔恨中度过余生，无人会伸出援助之手，救我脱离苦海。现在，我想对他们说，你们的话应验了。老天的惩罚降临了，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。拒绝了上天赐予我的能让我悠闲幸福的生活方式，现在我再也看不到这种生活，也不能随时听到父母对以往生活的祝福、对不良行为的指责。我眼下留给父母的只是为我愚蠢行为而哀伤的苦痛，而我自己，则抱憾终生。”陆璐思考着。

不到此地，不知得失。在这个特殊地带、特殊群体中，徐梦凡、陆璐、董明钰是先后相差六个月入监相识的。她们年纪相当，分别是1973年、1975年、1976年出生的本科大学生。她们时常都觉着自己委屈难耐，顽固抗改性格一览无余地写在脸上，嵌在手里……就因这样，不得不对她们实施了严格管理，她们在这样的管理中克制着。

警官也是女人，时常用女人细致的心理开导着她们，让她们尽快适应环境，跟上大家的改造步伐，用辛勤的汗水洗刷心灵的污垢，重塑新人，早日与家人团聚。警官们还时常把她们叫到办公室：“你们来到这里首先要明白：你是什么人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你来干什么！”还要补充一句：“还有你该干什么！”这些震慑人的话，她们三个都在心里有过领悟。不适应身份的转变在改造中慢慢适应了。适应了被呼来唤去，让干啥就干啥，认罪悔罪，再也没有了自由。

陆璐天生嗓音低，为了高声喊“报告”成功，她练习了整整两天，嗓子喊破了，还是不起作用，反而变得越来越出不了声“报告、报告、报告”……警官听不到她喊报告的声音，她只好在警官办公室门外站着，数十分钟过去了，只听屋内一声大喊：“陆璐，怎么还没到？”这时还是值班的同犯为她回答道：“到了，在门外等着呢。”“进来”，警官命令道。陆璐答道：“是。”“你不能声音高点吗，说话声音这么低，不知道大声吗？”陆璐在旁边听着不出声，教导员开始训话：“刚来，有个过程适应，但你也太慢了，这都多少天了？已经十几天过去了，你连规范都没背下来，这可不行啊！还有‘三声’、‘三姿’的训练，得尽快过关，不然会影响你的改造的。”陆璐从来不敢正视警官的眼睛，这时抬头正视了一下，她直挺挺地如同一尊快倒的木偶，可不敢倒，两腿已站的发麻，但不敢做稍息的动作，她在心里鼓励着自己，用“早日新生”激励自己不倒的意志。可陆璐终究支撑不住，她胆怯，走神了，心不在此处了，她很自觉地向那边的空座沙发走过去坐下。陆璐这一举动，让教导员一时瞠目结舌，头脑一时空白，这是史无前例啊！练就了的灵敏突发而来，“站起来！”这一声大喊将陆璐的心顿时吼回来，她迅速立正站起，这是她创纪录的速度。她脸色惨白，嘴唇发抖，发出：“对不起，我错了”的哀颤声……她想：我就算是坏人，也是带人字的，怎么能这样呢，还人性化管理呢？人性在哪里？她心里明明白白想着，思考着眼下的日月如何度过，她倒是一点也不生气，这是 2003 年的冬季，陆璐时年 28 岁。

接下来陆璐的待遇是抄写规范十遍。天气转冷，风呼呼地刮着，陆璐还没领到冬季棉衣，听说一周后集中到库房领取。宽大的单衣在陆璐身上如同

夏季的裙装，和着陆璐发抖的双腿不停打战，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她还在写，值班的同犯有人送来同情的目光，有人送来鄙视的眼光，还有人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，这些表情对于陆璐来说都不重要，这里的人、这里的事，对她来说都不重要。环境的压力让她顾不得在意，她正在想如何使自己写的“三史”过关！“三史”即家庭史、婚姻史、成长史。

第二天陆璐被解除处罚。她走进活动室的队列里，又进入了写“三史”的状态中：每人一个小板凳，人挨人，齐齐挤坐在一个大教室里，教研室的人给每名犯人分发了三张白纸，让把“三史”写好交回。陆璐领到发下的白纸，拿到手后不自觉地上面写道：“人间地狱的入口，让我的眼睛一阵发黑，两腿发抖，开启的黑大门阻断与所有外界的日与月，黑暗面前我艰难举步，提着心，携着胆，拖着看守所带过来的一包日用品往前走，不管往哪里走，眼前都是一片黑暗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一个男声喊道：‘站好，排队报数。’从看守所的看警变成狱警，经历了漫长的诉讼期，最后进入西山女监，从此开始漫漫服刑之路！直到今天才有了感觉，荒置了近三个月的眼睛终于嗅到了光线，试着探寻问路，发现眼前还有光明可寻！首先想知道一些建筑物、使用物，一切都是新的异样的感觉，仿佛从天而降，来到这个新环境让自己适应生活。心想，什么叫现实，什么叫当下，这就是现实，这就是当下。我用心悄悄安慰着自己，用心静静观察，熟悉并熟记新的监规纪律。现代文明监狱采用的是人性化管理制度，写到这里，我突然记起一个警官说的话，现代文明监狱是文明了，人性化了，但是人性化是用在有人性的人身上的，对那些缺少人性的人要严加管理。”

她心一紧，噢，自己在人家眼里，是不是有人性的那种？不过这话说的是很实在的，她自认为自己有人性，她爱孩子，爱丈夫，爱父母，爱身边所有的人，还爱狗狗，就是生活中缺少了一样重要的东西——钱。钱太重要了，没钱，就会丧失人性中最重要的东西。说谎、损人利己、借钱不还，等等。她不再去想。总之，“贫穷产生罪恶”。毛主席说：“穷则思变。”她就是想变没变好，突破道德底线、法律底线，被绳之以法。在这里，大部分人都是为了钱而入狱，为了情，实质上还是为钱。没钱，部分人就会违心……

写“三史”的纸，陆璐拿起来乱写，这些天她还没与白纸见过面，所以很是珍惜，就像看到钱一样心情舒畅，将自己的心思倾诉于笔端，直到有人喊道她的名字收纸的时候，她才想起这纸的用途，可发给她的纸用完了，她只好抬头，眼望，不出声。这时警官喊她的名字，她着急又忘了答“到”字，回应了一声“哎”，还有更糟糕的是没站起来，她只是将写满文字的纸装进了口袋。警官大喊了一声：“陆璐，站起来！”她才意识到自己又犯规了。“陆璐，你怎么了？写好的‘三史’交了没有？”陆璐低头答道：“嗯，还没有，我现在写，很快就写好。”

警官说：“那你这段时间都干什么了？”陆璐支吾道：“嗯……写‘三史’了。”“那么我看看你写的‘三史’。”“写好的废了，能否再给我一张纸？”“你这是问我呢？”陆璐突然醒悟，重新答道：“报告，教导员，我写坏了，再给我几张纸我就能写好。”“陆璐，有进步了，知道报告了。”教导员像表扬幼儿园的小孩子似的语言充满平和，陆璐为此表扬激动了一刻，她像当年收到录取通知书似的，脸上有了表情……

陆璐激动过后，收到六张递过来的纸，她马上下笔写。“家庭史”她是这样写的：“家中有父母、妹妹和我，我自己有丈夫和两个孩子。父母老了，妹妹只顾工作，保家庭平安。父母都是党员干部，就我成了异类……”写好了这一张，她又拿出第二张纸写“个人成长史”，她写道：“我从六周岁入小学，按部就班地读完初中、高中，然后高考顺利上大学，死读书，死记硬背，没有用过脑子。后来学校分配参加工作，工作中也表现一般，没有当过‘三八红旗手’，没有获得过‘先进工作者’的称号，就是洗锅做饭看孩子，后来在生活中眼睛变得‘一切向钱看’，逐渐失去人性。骗取他人钱财入狱改造，定罪了，成长了，这就是成长史，懂得认罪悔罪。”接着她拿出第三张纸写上“婚姻史”。“我像常人一样，与丈夫从认识到交谈相知，最后顺利结婚，十几年不变的婚史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”这一张也很快写完了。她很快将写好的“三史”交上去。教研室岗位的同犯拿到后，看了一眼，露出嘲笑的神情，心想“这还是大学毕业生呢！”确是这样，陆璐写作水平太差，根本写不出什么。这时教导员看了一眼“犯教”的表情，将陆璐的“三

史”要去，仔细看起来，看完向犯教说道：“让她重写，把那些写得好的给她作示范。”犯教给了她一份水平高的，让她作参照，陆璐拿到后，又收到五张白纸，看着别人的重新写起。这时已经到下班时间了，教导员回家了，同犯们也该打饭了，陆璐也就随大流排队回监舍，但给她分配了任务：中午不能睡觉，要把“三史”写好，下午一上班交给教导员。

陆璐不止要写“三史”，还要熟背“38条监规”，这38条对她来说很难记，快一个月过去了，还是跟着集体背还可以，一个人背就忘。陆璐时常期盼集体背，可分管她的犯教很认真负责，每天中午叫她单独背，早晨还单个站在百余人面前背，背的时候还要把“三声”、“三姿”带上。陆璐不愿意面对她说：“报告警官有什么指示？”所以，她常常改成：“你叫我干什么？”犯教很恼火说道：“不对，重来。”陆璐说道：“对的。”犯教尖细着嗓子喊道：“对什么，让你说报告警官！”“你又不是警官。”“哎，真是气死人，这是训练你，知道不？”陆璐也知道犯教的难处，她必须这样训练，不然她就是改造不积极，起不到一个犯教应有的作用。陆璐因为长期这样的训练，监区一百余人没有不认识她的，但她就是记不住。先不说背规范的事了，再说写“三史”的事。陆璐一中午没合眼，其他人都安然午睡，陆璐坐在小板凳上，将床铺当课桌认真地抄写“三史”。她按着给她的示范抄写，这个人一个史就是五张纸，共十五张，陆璐又要了十五张纸。陆璐想着：这个人真有文化，写得既认真又可靠。陆璐照着这个样子飞快地抄写，为了完成抄写任务，陆璐午饭都没吃，疲惫的身体快支撑不下去了！但她想到“早日回家”这个荡漾在心头的短句，她忍耐着。为了今后的减刑，陆璐逐渐进入了严格的培训与制度化管理，坚强从此也慢慢又无奈地融入她体内，变成自觉。两个小时过去了，陆璐快写完了，她又加了把劲，在别人收拾小被的时间里，她一口气写完，排队的时候交给犯教帮她转交教导员。在这里，不能单独行动，干什么都有互监，生活中三人一组互监，走到哪里三个人必须一起，劳动现场也是三个人互监，再也没有一个人的空间。与陆璐互监的景红凤、田丽英，都是监区中的精英，她们时时处处起表率作用，配合警官管理犯人做到严严实实，不会出现丝毫差错，把陆璐监管得更加严实，连上厕所都两眼

紧盯着，除了睡觉不睁眼，其余时间眼力如探照灯，没有监管不到的。警官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对她们这种得力的、改造自身过硬的犯人，干部们是放心的。她们做到的，陆璐是万万做不到，陆璐完全跟不上她们的步伐。她们把不服管教的人都管得服服帖帖，对一些特殊管理犯，在她们的辛勤运作下，一个月的时间，就算是钢铁，也都会被她们融化。她们都是被男性化了的女人，在外面习惯管人，入狱后更是发挥了特长。陆璐常用羡慕的眼光偷窥着人家，不敢正视，在人家面前自惭形秽……心想：“我要向她们学习，要在今后的道路上赶上她们，把自己改造成模范。”陆璐想着，但眼睛不离犯教手里拿着的自己抄写了几个小时的“三史”，怕她事多忘记交到教导员手里，眼看三点钟了，本应两点半就应该交给教导员的。“交的时候可一定要说明我是两点半准时写完的，不然我又会被罚抄写规范十遍，我怕！”陆璐担心的时候，正好教导员从办公室走出来，向陆璐的劳动现场走去，这时犯教把陆璐的“三史”交上，教导员仍是看得仔细，看了几行后，叫犯教到她面前，犯教走到离警官三米处站定。教导员对犯教说：“殷慧，你看过陆璐写的‘三史’没有？”犯教说：“看过了。”其实她根本没看，说了谎。说谎也是违反监规的，会被处罚的。这时只听教导员严厉地大声说道：“叫陆璐重写，你看她写的是什么？叫她作参照，她连人家的名字都抄上了，还不懂得换一下名字。你好好教教她，这要装档案的。”犯教听了后，吓出一身冷汗，脸也变红了，为自己随便说出的假话羞愧，觉着对不住教导员对自己的信任。后来又听到教导员说犯教：“殷慧，罚你抄写十遍监规。明天早晨交到办公室。”这下犯教气坏了，心想：“这个陆璐真是害人啊！她为什么要这样捣乱？我就不信一个大学生能做出这样的事来？”陆璐同时也又一次被叫进办公室，她浑身颤抖着，嘴唇也在不停地抖，她听到咚咚的皮鞋声就害怕，她更发愁，喊报告，天生声音低，练了无数遍都练不高，喊了十遍报告后，总算进了办公室，可一进门，大脑一阵晕眩，倒地了……警官赶快打开铁门把陆璐扶起来，过了七八分钟，她苏醒了，最后为了人身安全，把她送到医务所。大夫抬头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我晕倒了”“吃饭没有？”“吃了。”“这毛病出现了多长时间，还是头一次？”“嗯，头一次。”大夫问完，拿起笔

开了点药，告诉旁边监管的人，把药取上，回去按时一日三次吃上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接着又问道：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陆璐答道：“28岁了”大夫说，还小呢，刚入监狱的新人吧，保持良好的心态，习惯了就好了。陆璐看了一眼这个狱警大夫，很和善。这时有个同犯称呼她“张大夫”，陆璐知道了，觉得自己今天运气不错，碰到好大夫了。这是同犯们平日一致认为的好大夫。前几天，陆璐就听到同犯说：“等张大夫值班再去看病。别的大夫可厉害了。”今天多亏她，不然还不知道受什么折磨。张大夫看了看陆璐的脸，还给开了两天的病假，陆璐看到这个病假条，心放松了，心想，总算能休息休息了！

事后回到监舍，有这个病假条可以安心地卧床休息了，陆璐从心里感谢老天，让她病的适时，其实她真想长卧不起，就这样长眠……

黑暗吞噬了她纯白无皱的脸，让她慢慢在白天也变黄且有了皱褶，一看就是心力交瘁。生命透支，更无法谈美，健康也没了保障。能活的出去吗？就算出去也病恹恹一个，还给亲人加负担，想到这里，最想放弃的是自己的生命，一了百了。可在这个地方，死都很难，让你没机会去死，时刻都有眼睛看着你，没有丝毫的隐私，身体的自由不再有。此刻陆璐恨自己，恨自己与神仙没有交情，借不到自由的羽翼。所有的希望都消散在无垠的夜空里。她深深领悟到犯罪的代价。深夜心在徘徊，身在囚禁，一切都成了不稳定结构。想要安定就要安心改造，讨厌被监管不行的，只有跟这些制度和谐相处，思想觉悟才能慢慢转变，一旦形成新习惯，自己也就会被这个制度保护。愿望是美好的，不行动是没有速度的，还是给自己创造另一种环境吧。

监区病号多，陆璐不能在自己铺位休息，被集中到病号监舍，这样，别人的铺位她就不能躺了，只能坐着，有的病号在自己铺位上就可以躺下休息，陆璐看到眼里，羡慕在心里。在这些人中，有一半是假病号。一顿就能吃三四个大包子，躺倒就能呼呼大睡，能有病吗？陆璐还羡慕别人有大暖瓶三个装热水，又有喝的，又有洗的。陆璐却不能，她只有一个小小的暖瓶，喝了就没洗的，洗了就没喝的，只好用凉水。她很想过成人家们这样，可她却没钱买日用品。

陆璐心里沮丧的很……心想，没钱就完了，这时她自然地想到在看守所

碰到的一个女犯的一句话：“有钱钱扛着，没钱命扛着”。陆璐现在就得拿命扛着。陆璐明白，也理解现状，这些现象都属正常，也都是人之常情。监区大组长付出的心血是不小的，她们得到的待遇也是正常的，在这里充分体现着多劳多得的原则。陆璐在她们的指挥下，勤快地干各种杂活，可是天生弱女人很难在她们的作用下变成女汉子。多亏身边还有个能说一两句知心话的人。这个眼镜片厚得像南极冰层的老人，为了挣减刑分拼命干活。她俩常常在一起，“厚眼镜”还请示了教导员，把自己的毛衣暂借给陆璐穿，陆璐起码不冷了。这是陆璐第一次在此地感受到温暖。她想吧这点温暖随时倾注于笔端，可是不能，她记到心里，陆璐自觉孤苦无依，全靠紧守这个唯一属于自己的心灵家，她的眼睛只能看近，看不到远，一颗心还常常走出铁门，这样难免随时受到人们的责备。在这段严管期，陆璐常常不知所措。刚入监所在的这个队叫“集训队”，陆璐第一天来就没有铺位，跟一个“死缓”挤到一张床上，两人侧身各占一尺。女孩也很年轻，二十六岁，晚上悄悄跟陆璐说：“今晚我睡地上，你睡床上，我看你没受过罪，怕你睡不好。”陆璐向女孩投去感谢的目光，说：“行吗？如果能行，咱俩换着睡。”陆璐有点不忍心让女孩住地下睡，再说半夜警官还进来查房，发现有人在地上躺着，会询问半天。女孩说她会报告警官的。陆璐嗯了一声，和衣躺到女孩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还是想着外面的人和事。女孩也睡不着，大冬天躺在地下能睡着吗？后来又挤到床上，颠倒躺着，不敢多说一句话，静静地熬着……直到天蒙蒙亮。五点四十就吹了起床号，一阵紧张，全部军事化，几分钟必须叠好被子，然后楼道列队背监规。陆璐长时间睡眠不好，根本记不住这38条监规，天天站楼道罚背。背完监规就按房号依次排队洗漱，打水打饭，七点出工到劳动现场，组成三人“劳动互监”。陆璐跟“厚眼镜”一个劳动互监，干活中间，“厚眼镜”悄悄告诉陆璐，近日如果能见家人，赶快告诉家里人，争取快快下队，最好留到“小报室”岗位，全监最好的岗位就是这个。这个岗位三个人，有一个快出监了，你如果能写，这个岗位比较适合你，不然，可不好过。陆璐只是听着，无法表态，她知道自己的力量达不到。陆璐还听“厚眼镜”说，在这个岗位还有个叫董明钰的，很能干，

她就是办“女监报”的，而且还是小报室的组长。“厚眼镜”边干活边告陆璐，陆璐觉得“厚眼镜”不同于别的犯人，她有同情心。“厚眼镜”其实来到这个地方也就半年，半年的时间里，她还是了解了些监狱情况，但还不完全了解。“厚眼镜”想把陆璐介绍给董明钰，董明钰不喜欢陆璐，知道陆璐什么都干不了，理都不理她。董明钰是“组长族”的，组长跟组长是“亲戚”，陆璐听了“厚眼镜”的简单介绍后，试图找机会再接触到董明钰，即便不愿打交道，也可以观察她们的改造动态以借鉴。董明钰能当上组长就不是一般犯人，陆璐非常羡慕董明钰，恨自己的无能。陆璐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观察任何人，只是从空气中能体察到组长们的自由度还是大一些。陆璐一直想当组长，等着警官叫她的机会，结果在集训队集训了三个多月后，等来的是：“陆璐下三队服装车间干活”。

接到这个指令后，组长就叫人把陆璐的被褥和一些简单的日用品搬出监舍堆到楼道，这让陆璐措手不及。这里的组长都是犯人，分号房组长、劳动岗位组长，这些人员配合警官管理像陆璐这样的犯人。

陆璐本来想报告警官，把自己近日的想法告诉她们，但没有一点点机会，她想问：“把我能否留到小报室？”“我是否能像董明钰似的当个组长？”憋在心里的许多话没机会说出。

就这样，陆璐左手拎着暖瓶，右手抱着脸盆，两名同犯抬着她的被褥，天黑黑的了，把她从这个铁门送到另一个铁门。铁门重重在她身后关闭，她又一次从失望进入绝望，眼前出现的又是新的面孔。她按照安排，有序地进入三中队服装队1号房。天黑了，陆璐的眼睛也黑了，看不到一丝光亮，任由此处组长安排。些时已是晚七点半，陆璐其实根本不知道几点，只知道晚了，在漆黑的一片中，她蒙蒙听到一个同犯说：“新闻播完了。”

陆璐多想再见到厚眼镜说声感谢的话，但不能了，不允许了。陆璐还想再见那个为她让铺位的女孩，说声“谢谢”“保重身体”之类的话也没能成。

夜，依然黑，依然静，月依然宁，陆璐的陌生感已经让自己没有了思维，不知该向谁说出心语……一声令下，把她带到“劳动的现场”。这一夜是车间加班的夜，陆璐跟大家一起干活，直到凌晨五点才收工回到号房。晚间的

警官们给犯人们送来加班饭，每人有两个煮鸡蛋，还有馒头，陆璐看都没看那些吃的一眼，其他人也如此，都吃不下去。陆璐跟着一个叫胖胖的女孩干活，这个女孩被判了五年，她快出监了，悄悄告诉陆璐：“别的不要想了，想也没用，好好改造吧。”

陆璐看了一眼胖胖，心想：我拿什么来好好改造呢？

胖胖给了陆璐一个小凳，坐下说道：“你先学着点，看样子是你接替我的活了。”

陆璐脑子一片空白，只听到机器的轰鸣声，只感觉灯光明亮刺眼，心想能有个地道钻进去多好，“浩浩乎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”。陆璐正在发愣时，只听胖胖说：“看你瘦成这样，连熨斗都拿不动，还干什么活！”

陆璐说：“能行。我会学。”

陆璐快要倒下的时候，总会想到她的两个男孩。她的大儿子今年五岁，小儿子四岁。她梦想让“阳光”住进自己心里，时刻能照亮自己，为这两个孩子能有母亲坚强地活着。现在她又面临新的困难，她想让自己做到从容、稳定，让新的生命之光再次闪耀，不能让困难吓倒，不能让眼下的一切阻止自己释放生命的热能和光能。陆璐相信只要坚持，自己内心的阳光会再次闪耀，定会照亮她瘦弱的生命，它会慢慢融入她的内心，不再漂泊于她的生活时有时无。陆璐想着如何脱逃这眼下不能改变的现实……

陆璐这个人就这样，心里做事，没人能了解她，掌握她的原始情感材料更不容易。她时常嘴唇紧闭、两眼呆滞、行动迟缓，有时又战战兢兢。她曾经缩在安逸的角落里，过着淡泊宁静的生活，风雨来临时有丈夫挡着，这下没有了为她遮风挡雨的双手，她独自承受着这一切……如果能在车间的机位上安顿下来，不管干什么，总是有了一个固定的改造地点，心也就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定下来。陆璐思考靠自己如何生存。刚下队的第一晚加班到第二天凌晨让陆璐畏惧不堪，一夜的机器轰鸣声让陆璐的双耳听力麻木，眼睛更加模糊……那一晚，新队的管教干部找陆璐谈了话，这是惯例，要了解每个新下队服刑学员的思想动态。陆璐跟胖胖正安排着活，悄悄说着话，大约八点多钟，忽听生产组长叫她，让她去办公室。办公室里两个男警官，一个

女警官，晚上加班带队警官必须三个人，有时警力不够就只能一男一女。办公室门对着车间，是长期敞开着的，警官们大部分时间不在办公室坐，而是在车间巡视，转来转去，监管严格。这个队更严格，大多是重刑犯，无期、死缓比较多，小刑犯不多，陆璐算中刑的。

陆璐快速走到办公室门前喊“报告”。由于声音低，她喊了十几个“报告”，干部也没听见，还是那女干警一抬头发现有新人站在门前，才说道：“你是新下队的？”陆璐答道：“是”，警官命令道：“进来”。三个警官的目光一同聚集到陆璐身上，陆璐穿着一身肥大的新囚服，脸色似白纸，嘴唇还在颤抖着，两腿也在发抖……定了两三分钟后，监区长说道：“我看过你的档案，对你的案情有了初步的了解。你先适应一下环境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多跟教导员沟通思想，每周写一次思想汇报，有什么问题，实事求是地写出来，好好改造……”

陆璐听到“好好改造”这几个字后又哭了，这次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三个管教干部分别询问她“怎么了”，陆璐说：“不怎么，就是想哭。”监区长说道：“那你就哭吧。”陆璐越哭越伤心，对改造的畏惧哭伤了她的心。陆璐哭着，两个警官拿着报纸遮着脸尽量不看好，他们此时此刻只说过一句：“你站不住就蹲下哭吧。”大约过了十几分钟，陆璐哭够了，停下哭声。两个警官低低地商量了几句，女警官便向陆璐说道：“你先回机位去，先调整调整心态，先不会给你任务的，不要压力太大了，只要不违反监规，政府会给你出路的。我们都希望每一个服刑学员早日出监……”陆璐听到“早日”这两个字，眼睛发了点亮光，她抽泣着，茫然地向轰轰机声走去，由于还不熟悉地点，结果走错了机位，生产组长把她领到胖胖的身旁。生产组长和陆璐一样穿着囚服，她同情陆璐，不像集训队的组长们个个盛气凌人，比警官还厉害，常常呵斥着各色犯人。

胖胖看到陆璐还在哭，问道：“干部批评你了？是不是没报告？”陆璐说：“不是，是害怕，怕的哭……”

胖胖说道：“刚来都这样，别哭了，没用。眼泪救不了你，先多吃饭，把身体调整好，等身体、心理都适应了这个‘苦’字之后，就好过了！最少